

上官鼎武侠小说集

奇劍三燈

四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东53A-7

44.508
QJ
4

上官鼎武侠小说集

之四

奇剑三灯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上官鼎，本名刘兆玄，1943年生。湖南省衡阳县人，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，197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，历任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，现任该校校长。兼任台湾《科学杂志》总编辑，著有无机化学研究专著二十余部，业余撰写武侠小说。

上官鼎作品集

1. 沉 沙 谷
2. 阳 关 三 叠
3. 风 雷 扇
4. 剑 底 飞 狐
5. 金 刀 亭
6. 八 极 神 童
7. 奇 剑 三 灯
8. 九 龙 佩
9. 侠 骨 残 肢
10. 绝 招 剑

目 录

第二十七章	疯叟之死	…	1043
第二十八章	大战凌月	…	1079
第二十九章	人禽相搏	…	1119
第三十章	真相大白	…	1153
第三十一章	笑语柔功	…	1193
第三十二章	力掷五象	…	1235
第三十三章	情是何物	…	1237
第三十四章	玉帛干戈	…	1315
第三十五章	情多必铸	…	1351

第二十七章 疯叟之死

柔和的阳光照在大地上，紧倚着山脚处，一条道路曲曲弯弯绕出去不知多远，道路左方沿着种植了好些植物，阳光照在树梢，蔽影洒盖路面。

道路转角处，这时慢慢走出一群人来，三前三后，一共是六个人，这六个人中有老有少，衣衫打扮都是破破碎碎的，当先的一个大汉魁梧健壮，假若这时有武林中人经过，不会不认识他便是大名鼎鼎的丐帮帮主蓝文侯。

和蓝文侯并排走的是董其心和穆中原，不用说，后面三人正是雷二侠、齐天心及西北的英雄马回回。

他们六人自从巧逢之后，一路而行，为了找寻那两个老人，这两个老人的功力，蓝文侯和齐天心乃是亲眼目睹，任是齐天心性狂傲，也不敢丝毫托大。

尤其是齐天心自从被这两个老人相擒，那古怪的黄妈似乎要说出一件秘密和自己一生有密切的关连，心中更急于找着那两个老人。

而蓝文侯当时在黑暗之中听到黄妈提及自己神秘失踪的恩师“九州神拳”时公桥和这件秘密有关，自己也想找那两个古怪的老人问个明白。

齐天心又加那一次被金南道打下深谷，在谷中巧逢老怪人说及这一件武林秘史，他心中已隐隐约约猜到，这一件故事，不但与他本人有关，与他一家人有关，就是对于全武林，也有重大

的关连。

六人一路行来，心情都相当沉重，尤其是其心从蓝文侯的述说中，猜知两个老人，竟有一个可能是天座三屋之首——天魁，那天座三星之名在武林之中流传历久不衰，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而且人人不知不觉间都怀有一种畏惧定心，雷以惇、穆中原、马固回虽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，但也不免有些紧张的感觉。

且说六人走了一阵，蓝文侯忽问道：“以小兄弟推测，那两个老人之一，怕是天座三屋之首，这一点我十分赞成，不说他功力如何，便是那外表一股气质，便可慑人心魄。”

齐天心点点头：“那日蓝大哥还没有来时，那黄妈在那姓郭的少年手中抢去一个小方盒跳入山洞形成对峙局面，那天魁似乎很重视黄妈及方盒，另外一老人连催他干脆下手硬夺，夺不到也就拉倒，他却始终疑不出手——”

蓝文侯嗯了一声道：“我伏在暗中听着黄妈说及恩师，可再也忍不住，便想悄悄过去，无巧不巧，一掠身忽然发现左侧有一个小洞，正好容一人蹲身，才一蹲入，发觉这小洞正和黄妈所在之洞相连。”

齐天心道：“他们两个老人似乎早知洞内地势极险，以他们的身手，尚无把握能在黄妈连人带方盆一起跳下深崖之前得手——”

蓝文侯颌首又道：“当时黄妈正不住的说着，我摸索着爬到洞内，和她低声说话，她当时极为吃惊，登时住口不说，过了一会，外面那老人似乎生疑，我急忙打手势叫她一边说，我在她耳边交代，叫她等我潜到先前藏身之处，斗发怪音，制造混乱。

“当时急忙之间，我也忘了告诉她，我和恩师的关连，她只知

我要出手相救齐老弟，心中似乎也急乱不知所措，并未相问。”

董其心忽插口道：“大哥你说后来你回到树丛之中，黄妈斗然惨呼一声，局势一乱，你立刻飞身救了齐兄？”

蓝文侯颌首道：“黄妈惨叫声起，那两个老人万不料有人已先潜入洞中布置，身形一闪直掠向山洞，想来是要抢救那方盒儿不要随便随黄妈坠入深渊。”

“我当时立刻出手抢救，那仍站在齐老弟身边姓郭的少年，也绝料不到斗生此变，不由呆了一呆。

“一掌拍活了齐老弟的穴道，但他一时气血灵活不开，真力提之不上，只是可施展轻功逃身。

“姓郭的少年在身后大吼出掌相阻时心知，如在这一掌下，不能脱出身去，那两个老人只要一回身，真是播翅难逃。

“是以我鼓足全力，点出一指，那姓郭的少中可能仓促之间提力，竟被我一指击出三丈之外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马回回忍不住赞道：“蓝兄七指竹震动武林，时有福能开开眼界——”

蓝文侯微微一笑又道：“但就这么一瞬间的耽搁，齐老弟：我才起步，那两个老人已回过身来。”

“我心中暗叫一声糟了，却见那两个老人见了我一指发出，竟呆立当地口中似乎喃喃呼道，七指竹……七指竹又现世了。”

“我当时不暇多想，就乘这绝佳时机全力奔了出去，现在想起这一句话来，更可见那两个老人必和恩师有很深的渊源了。”

众人都嗯了一声，蓝文侯道：“后来齐老弟告诉我，他在谷中遇到一个老人，疯疯癫癫地，说是曾亲见恩师的墓石，竟和当年奇人董老先生的墓石并立秘谷，唉，这其中秘上加秘，似乎又牵引上多年三大奇人奇叟南天，神尼无尤，及董先生的恩怨……”

齐天心嘴角动了一动，却又忍下话儿，唉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论如何，只要找着那两个老人。只要找着他们，事情大概就可以弄明白了……”

蓝文侯颌首道：“那黄妈在洞中曾提了一句，说那两个老人在将齐兄擒捉之前，曾计划要到终南山去，咱们到终南山去碰碰运气，却不一定会找得着哩。”

其余五人均未出声，他们也知终南山绵亘遥远，希望是不大，好在大伙都没有什么急事，随便走走哥寻寻不碍事。

其心近来身负奇冤，但是这几个人翻深深相信他，他自己也明白，虽未将整个事情相告，但就凭他轻描淡写否认了一句，大侠儿就释然于怀，他心中甚是感动，好几次那想托盘招告，但想想这等大事还是不说为妙，好在事不久，便会揭露。

这一日，六人已来到终南山区，先找了一家客棧歇了下来。

一连赶了好几天的远路，大家都免不了有些累疲，纷纷上床休息，只其心心中烦杂，迟迟不能入睡，便干脆起身静坐。

他心中思潮起伏，想起自己出生入死，整日用尽心计，对于江湖上险恶恶卑都已厌怠，他忽然觉得自己的雄心似已全失。

人家说少中人不知天高地厚，其心小小年纪，却说尽人间，已象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江湖，锋棱全圆，能低头处便低头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决不出手与人冲突，这种性情却真也是百年难见。

也不知坐了多久，房门轻响，走入一个人来。

其心抬头一看，只见正是自己堂兄弟齐天心，这几日来，两人感情十分亲密，其心笑道，“齐兄还未睡吗？”

齐天心摇摇头道：“难以入眠，董兄，咱们到外面走走如何？”

其心笑道：“坐在屋中也确实太闷，现在时辰还早，镑中定热

闹非见，咱们这就走吧。”

两人一齐走出客栈，镇上灯火辉煌，两人走到热闹地区，转了两个圈，忽然齐天心用肘轻轻触了触其心，低声道：“董兄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你瞧，那边那个少年就是那姓郭的……”

其心斜目一看，心中微震道：“郭庭君！果然是天座三星……”

齐天心道：“咱们要不要过去？”

其心一沉吟道：“说不定他也早发现咱们，咱们等等故意跟他一程探探虚实。”

齐天心嗯了一声，正夜这时，郭庭君转了身，缓缓走向一个地摊。

其心微一皱眉道：“他想摆脱咱们。”

齐天心心中一急，足尖微用力，身形一闪，到那郭庭君身后不及三尺，冷冷道：“姓郭的——”

董其心正待相拦，却已不及，一转念身形一转，混在人群之中。

这时灯火闪闪，人影撞撞，一混入人堆就很难寻找，那边郭庭君停下步来缓缓转身。

齐天心剑眉一轩道：“姓郭的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他含怒相问，声调自然不免稍大，登时身边人都发觉他们两人僵持，爱看热闹的人已慢慢聚集过来”

郭庭君冷冷一笑道：“脱网之鱼，郭某记得！”

齐天心怒道：“你师叔父也来了吗？”

郭庭君似乎眼色微微一变，冷冷道：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齐天心大怒，正待发话，忽然瞥见郭庭君眼中凶光一掠，他

近日经历大进，心中一动，一口真气已提了起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郭庭君右手一探，一式“毒蛇出洞”竟点向齐天心双目。

他出乎好不快捷，而且力道威猛，手臂一抬，竟挟了一股丝丝破空之声。

齐天心身形斗然向后一倒而下，双足钉立，一式“铁板桥”翻在地上。

郭庭君不待招式用老，好快的变式，左手一振，铁掌猛向齐天心小腹之处拍下。

郭庭君乃是天魁的得意弟子，他为人阴猾狡诈，他早料到齐天心翻身相避，这一式好不阴狠。

倘若齐天心没有及早生了警惕之心，这一下偷袭，很可能便可成功，只见郭庭君左手一拍，齐天心身形倒翻，斗然大吼一声，右手一横，猛可乎平击出一掌。

“拍”一声，两掌相交，内力泉涌而出，齐天心身形倒翻，一阵颤动，而那郭庭君可万万不料对方竟有防备，这样一个是蓄力而发，一个是轻灵出招，内力一触而分。

“呼”的一声，郭庭君身形一抑，后退一步，但他却身形一侧，借一震之力，竟不再出招，一闪而入人群之中。

齐天心腰间微一用力，直起身来，这一刹时郭庭君竟已混入人堆。

他不料郭庭君偷袭一招不成，转身便走，可见定有什么秘密不愿和自己多夹缠，心中越发想找着他弄个明白，但却见人潮混乱，急切问再也找不着。

却说那郭庭君混入人群，左闪右闪，已走出二十多丈，忽然迎面一个人拦着去路。

他急切间身形一游，向左闪去，那人影全身纹风不动，足下却轻轻一掠，又正正拦在他身前。

他心中一震，仰头一看，只见一张俊美的脸，正是董其心。

他早就看见董齐两人，方才齐天心一人上前，他没有注意到董其心到什么地方去了，部不知其心先他一步，已混入人堆，自己算计落后一步，心中一横，怒道：“好啊，姓董的，咱们又遇上了。”

其心冷冷道：“姓郭的，你的胆子怎么越来越小啦？”

郭庭君怒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其心道：“只敢偷袭一招吗？”

郭庭君脸上微微一红，这时人群一分，他回首一看，只见齐天心已找了过来，心中暗急，却冷冷道：“姓董的别狂，咱们倒要瞧瞧到底谁的功夫高强！”

其心冷冷道：“舍命相陪。”

这时又有一群人挤了过来，挤在其心身后，郭庭君仰头一瞧，突然吸了一口气，后退三步。

其心心知郭庭君的功力的确不弱，也不敢托大，凝神注意。

忽然之间，在人堆之中挤出一个人来，对准其心的背心发了一掌。

“呼”一声，那人发掌之处距其心不过半丈，其心急切之间反手倒拍，内力随掌，疾涌而出，只闻“呜”的一声，那人身形陡然腾空，大吼道：“郭庭君，快走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其心只觉身形一震，周身竟然一寒，他来不及吃惊之际，郭庭君的身形已然腾空而起，一跃之下，凌空越过三丈，直飞过自己头顶。

其心只觉怒火上冲，猛吸一口真气，劈空发出一拳。

第二十七章 疯叟之死

这一拳其心乃是全力施为，只闻呜呜怪响大作，郭庭君身形在凌空一滞，闷哼一声落在地上足步都有点儿踉跄。

齐天心在一边目睹巨变，他料不到对方也有一个同伴混在人群中，正所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一下变化太快，他一怔之下，那两个人已身形起落，远在二十丈之外。

他猛吼一声，身形一掠便待向前追去，其心开口道：“别追了！”

齐天心一怔，只见其心缓缓走过来，一手搭在自己肩头，低低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受了暗算！”

齐天心猛吃一惊，其心又道：“咱们就这样走，快走开这些人群，你扶持点……”

齐天心面色一变，身形一掠，不理周围潮杂的人声，闪了两闪，便落在黑暗之处。

停下身来，轻轻扶着其心急道：“你……你受了伤？”

其心暗暗吸一口气道：“还好，是白骨幽风的掌毒……”

齐无心吃了一惊道：“白骨幽风，那个暗算你的人是谁？”

其心微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罗之林，怪鸟客罗之林。”

齐天心呆了一呆，其心又道：“咱们先回客店吧。”

齐天心持着其心一支胳膊，走向客栈，进入其心房内，灯光之下，只见其心面上阵红阵白，他方才亲见其心凌空发掌，那内力造诣简直已不可思议，却在一对掌之际吃了大亏，心中不由暗惊。

其心盘膝坐在床上，暗暗运功一用，缓缓睁开双目道：“真气尚差三脉，齐兄请助我一臂。”

齐天心伸手搭在他背心上，缓吐内力，两种雄深的内力在其心体内运行一周，其心一跃而起。

齐天心仍不放心问道：“没事了吗？”

其心点了点头，叹口气道：“那怪鸟客果真阴险毒辣，好在我方才反手出劲时并未托大，生生将他幽风毒功逼开不少，中毒很深，方才运功三转，已逼了出来。”

齐天心哼了一声道：“那天魁天禽教出来的弟子可真是死不要脸……”

其心微微一笑道：“可是咱们也不得不佩服他们应运之快，手段之巧，你我两人先后出手，竟不但未打探出他们的下落，还带了点伤……”

齐天心哼道：“那倒不见得，那郭庭君分明被你内力所伤……”

其心道：“他可能未料到我能凌空吐力那一掌可真打的不轻，他的内伤至少也得调养十天半月。”

两人说了一会，其心道：“目下已可断定，那两个老人是天魁与天禽，而且他们一行四人确实来到终南山区。”

齐天心点首道：“你先休息，咱们明晨开始好好寻找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他们。”

次日，其心将昨夜的经过告诉其他四人，四人听了都不由心惊。

蓝文侯听完后说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他们的实力又多了两人？”

其心嗯了一声道：“郭庭君一时怕是复原不了，但天魁天禽两人联手，已足够横行天下，再加上怪鸟客，咱们确实不可丝毫大意。”

蓝文侯点点首道：“那么咱们便到山区去找吧。”

六个人一起出了客栈，向终南山区行去。

他们心中都不由暗暗紧张，齐天心董其心走在最后，董其心低声道：“齐兄，等会儿若是果真遇到他们三人，这可是生死关头，他们的手段你是亲眼见过，可不须再和他们讲什么光明正大。”

齐天心哼道：“尤其是那怪鸟容，等会我一上手便出杀手，好歹叫他知道个厉害！”

其心嗯了一声道：“咱们虽然人多势众，实力极强，但较人对方天魁天禽两人都毫无把握，等会儿鹿死谁手里尚不可知。”

六人说说行行，不一会便来到山脚，沿着山道爬上去，山道崎岖，好在六人脚程极佳，并不吃力。

走了好一会，突然来到一个分岔山道路口，六个人停了下来，齐天心道：“咱们不如分成两批搜过去。”

雷以惇点点首道：“这两条路都走过，右方一条远，左方的近，大约在三里之外可相交，咱们不如分为两组，在三里之外相会，奶有什么发现，友刻长啸招呼。”

他是老江湖，大家自无异议，蓝文侯道：“那么，我和马兄，穆十弟走右方这一条路，小兄弟，齐兄和雷二弟，你们走左边。”

六人招呼一声，各自走人分道。

其心和齐天心雷以惇匆匆地向友走去，雷以惇是名满天下的拳剑商手，他和其心齐天心有所不同的是没有他们两人那先天练武背景，他的每招每式都是从拼斗之中领悟出来的，那其中实用精妙之处，与其心齐天心那种名门高手相较，又是一种不同的威力。

这时他们施展了轻身功夫，雷以惇的姿势看来似乎没有其心及齐天心轻灵美妙，但是加上了许多古怪的小动作，使速度大为增快，其心看了，不禁大是佩服。

齐天心道：“从前人说，‘昔人已乘黄鹤去’，雷二侠这手轻功真如骑在巨鹤背上飞行一股，真是在天下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

雷以惇淡淡一笑道：“雷某这套杜撰的粗浅功夫经过高手一赞，真要身价百倍了。”

其心想起昔中在庄人仪的庄院中雷以惇和穆中原救抢姜六侠的往事，雷二侠掌剑齐施的雄风英姿一幕幕生动地浮上了他的眼前，他偷眼打量雷二侠一眼，英雄虽健，毕竟岁月催人老了。

他们飞身攀过一座小山，林本苍苍，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弯弯弯曲地伸展下去。

忽然，雷以惇又轻声地道：“你们瞧，那只死鹰——”

其心循他手指处望去，只见丈外树上一只死了大大鹰翅羽挂在树枝上，其心走近去把那死鹰取了下来，只见那鹰比寻常老鹰大了几乎一倍，头上一圈黄毛，闪闪发光，他仔细一看，大鹰人全身完好，只有鹰脑上嵌着一粒细小的白石子。

其心指着那白石子道：“这分明是用手指弹射而发的，好厉害的准头！”

雷以惇却是一皱眉，沉声道：“看来咱们是走对路啦！”

齐天心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雷以惇道：“这种鹰不寻常，经常都是飞在十丈高空之上，专门擒食空中飞鸟，极少低空盘旋，这白石子轻若无物，竟能射独立核算十数太高的巨鹰，那弹发石子的人指上的功力简直是不可思议了！”

其心道：“你是说——天魁？”

雷以惇：“极有可能！”

齐天心道：“这鹰尸尚未腐，如果咱们猜得是，只怕距离已经不远了……”

他们小心的前行，然而走了许久，再没有一点发现，除了雷以惇外，其心和齐天心都渐渐有些松懈了。

穿过那一大片丛树，轻风徐徐地飘拂着，三人都不由得抬头望了望高朗的天空。

齐天心在心中默默地走着，他和董其心目下成了并肩作战的盟友，两人上一代血淋淋的深仇真不知该如何了结，如果父亲看到了目下这凄形，他会作什么想法？

董其心只是默默走着，到了西方凌月国一行以后，他出生入死几次，真是几世为人，那些生死存亡间的经历使他更加显得郁郁寡言了。

突然，雷以惇又轻声地道：“慢走——”

其心和齐天心同时停下脚步，只见雷以惇面上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，正凝视着地上。

其心道：“怎么？”

雷以惇指了指地上，路边草丛上出现了一件怪事——

只见一大片平坦如茵的绿草上，竟然有如被人用火烧过的一般，显出几个光脚印来。

其心和齐天心互望了一眼，心中都升上一阵寒意，雷以惇抬起头来，脸上的神色很阴沉，其心道：“雷二哥，你说怎样？”

雷以惇皱着眉道：“难道说是天魁碰上了大高手？”

齐天心仔细看了草地上的脚印，那几个光脚印上光秃秃的，不但寸草不留，而且连地上的黄土都被烧焦了，他默默地走到草地上，双腿微弯，低喝道：“董兄，咱们来试一掌——”

其心怔了一怔，他立刻明白了齐天心的意思，但是他仍迟疑了一下，他和齐天心可谓是武林中青年高手中的一时瑜亮，虽然从一开始起其心就拼命地隐藏自己，甚至躲到庄人仪的秘居地